求益齋文集

求益齋文集卷七

溧陽強汝詢堯叔著

芮巖尹先生傳

芮先生本名城字巖尹明末以諸生肄業南京國子監明亡棄諸生更名長恤字嵩子閉戶絕交游數十年不入城市遂終於家先生穎悟過人讀書過目不忘稍長於學無所不窺是時姚江之學盛行先生獨以朱子爲宗篤信深造雖不與世儒辯得失然藩籬峻固圭角分明粹然一軌於正既遯迹不出躬耕讀書不廢著述然未嘗以示人鄉人有請見者擇而後進之語學及農則答語他

事皆不對有宦而歸者雖至戚舊友皆拒不見先生歿後遺書稍稍傳鈔余所見者周易大象傳解大學講義中庸講義綱目分注拾遺道光中嘗刊行遭亂板燬匏瓜錄及文集皆未刊又有禮記通識論語通識四詩正言春秋思問求之未見鄉人傳先生事多異幾類矯激好奇者之所爲以先生書考之知傳者失其眞故皆不述

外史氏曰先生之學行蓋亭林楊園之流然二公雖持高節猶與海內賢士大夫往來著述傳播至今赫然先生銷聲匿蹟惟恐人知其貞介殆過二公自吾鄉人而外鮮有能舉其名氏者沒已二

百年鄉里老儒聞風興起上溯洛閩讀書砥行足爲後進矜式者恆不乏人其澤亦長矣嗚呼使先生不遭世變出所學以誨斯人其所被當何如哉

史禮堂先生家傳

公諱祐字禮堂幼穎悟沈靜不好嬉戲入塾受章句記誦倍常童同族君有先生以宿儒教授里中弟子甚盛公時其講書輒往立門外竊聽日爲常君有先生聞而異之試以所講叩公公應如響先生大喜曰汝誠不凡吾閱人多矣無若汝者明年公遂從君有先生游六年而學成乾隆丙午舉于鄉嘉慶丙辰成進士授戶部

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轉監察御史擢兵科給事中出知瓊州府事
兼權雷瓊兵備道道光二年以病乞歸公官京師幾二十年風裁
清肅屏絕餽進授徒以給朝夕時儒者多尚考據之學大興朱文
正公河間紀文達公爲之主持公經術深博爲二公所重然仍以
宋儒義理爲宗所爲文章清純典雅冠絕一時門下著錄者常數
十百人公講授不倦所成就甚衆都中翕然推爲大師
睿皇帝亦聞公名癸酉科
命主陝甘鄉試且
命以文集進呈人咸榮之公居言路自守尤嚴奏疏皆引大體不

肯以風聞入人罪嘗巡視淮𪊟及通州漕務前後條陳利弊章數十上皆奉

俞旨及出守瓊州黎人仇殺居民匿峒中不出大府議用兵公力陳不可請親往治之如不服發兵未晚公乃單騎入山遣譯一人前行傳呼曰太守來黎人𥅆以爲來捕也操兵登高望見公無從人乃開寨迎公入其豪某匿不敢出公諭其衆曰爾曹擅弄兵殺人大府震怒剋日將進討大兵一至爾曹無噍類矣吾特來救爾曹某何匿不見我耶黎衆環立聞公言共促某出見匍匐乞命公視其人甚懦度非其罪乃曰吾飢甚速飯我某請公入室具饌公

屏人詢其實某涕泣自訴言搆衅者不過六七人皆獷悍非某所能制公曰汝爲豪長不能約束屬衆烏得無罪能擒此數人以獻則汝罪可贖族類亦可保矣某頓首曰官若翦此數人是除吾族之害也某雖力不及敢不勉乞官緩期當設計擒之公察其誠密與之期而反至期果縛七人至界上公親涖受之徧詢民黎僉曰是桀惡首禍當死不枉遂斬以徇因頒約束于諸黎皆感服奉行遂以無事公歸里十年未嘗問家人生產事讀書終日不倦教訓子孫誘掖後進學者宗仰之卒年七十有六先君子少游京師嘗問業于公汝詢髫齔時一見公于宛陵至今幾五十年矣公之孫

鼎來言曰先祖誌狀燬于兵燹耆舊凋喪事實無徵大懼湮晦蒐訪積年僅得大略請爲敘述將藏之家乘汝詢以先世之誼不敢以不文辭因次其語如右

段慶安先生家傳

先生段氏諱錫字慶安世爲金壇人幼穎敏九歲能讀資治通鑑長老嗟異比長于書無所不讀而一軌于正中年不復應科舉以廩于學歲久貢名太學年七十四而終邑之士大夫相與稱曰先生博學彊識孝弟忠信律已以介接物以謙鄉人藹其德無賢愚少長咸尊敬無異辭可謂君子矣溧陽彊汝詢曰是則誠然然

未知先生之深也自程朱之澤衰儒術分裂言道者不說學言學者不求道偭背離隔迭爲盛衰侮訾先儒無所忌憚先生自弱冠即志朱子之學蹈跡按軌不失尺寸羣誘而不惑交訕而不沮其守之深堅若積鐵爲十仞之城以御流矢也非夫智足以辨是非勇足以決從違孰能自拔于流俗之中而斷斷若此哉先生之德之成實根于此此非其犖犖尤大者歟先生旣不遇于時設施無所見或諷先生著書則謝曰聖賢之言備矣士患不能身體力行奚多言爲嗟乎先生之用心如此則夫外此者豈足爲先生道哉先生長子濬源汝詢同年友也以書來曰知先君者莫如子深今

將修宗乘願以家傳爲請旣不獲辭因著其大略俾後之言儒林者有可徵焉

三從叔父堯甫公家傳

公諱琳字堯甫少于先府君三歲北面受業執禮恭甚以能文補縣學生年四十二而卒汝諭五六歲時嘗見公旣而隨宦甯國則聞公歿稍長聞先府君之言曰堯甫性純而介志專而敏好深湛之思吾語以經史要義及儒先之說堯甫傾聽默識洞奧析賾旣得塗轍益恢而大之駸駸深博要其歸主于躬行庶幾能爲有本之學者吾嘗戒族從子弟使皆以堯甫爲法聞其死流涕彌日不

惟痛惜其人且悲吾宗之不幸也及汝詢年十八以事歸里則又聞諸叔諸兄之言曰公與人甚謙而神采端毅無戲言無惰容無遽步雖盛暑未嘗袒裼尤嚴男女之辨雖在親黨未嘗同席而坐未嘗親授受以是見者莫不肅然里中無賴子或酗酒肆詈聞公至輒走匿其為人所敬憚如此公之配陸孺人又泣告汝詢曰公雖在私室未嘗嬉笑終日危坐讀書宴居中夜而寢辨色而起汲汲然常若有所求而未獲者又指架上書曰此皆公所聚也逾萬卷矣公凡言皆經史古書無雜說參其間又有算數曆律之書數百卷公讀書有暇恆喜治之公歿後族人頗來求書余以公所好

惟此守之不忍失惜諸子無能讀者恐終飽鼠蠹耳汝詢嘗合所聞以想見公之爲人子夏所謂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者非耶記所謂博聞彊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者非耶自德行道藝之選廢既專以文章取士雖有經明行修之儒世固莫之重也公又闇然不自表襮名聲不出于里巷譜述無所見于後蓋求慊于己人不知而無悶者君子之自處固然然以公之賢不得下壽又莫爲之表章將泯焉與庸愚同盡則爲善者何以勸焉謹撰次所聞載之家乘後有欲考潛德者或將有取于斯

阮君家傳

阮君諱淦字洞昭別字子挹世籍江西安福縣外舅侯亭先生之長子也母曰王宜人君生而端厚不好弄七歲遭母喪哀毀如成人外舅歷仕皆劇縣率子從政不遑內顧惟君侍祖母伍太宜人能承歡心外舅有丈夫子五以君最長命爲家督惟君以身作則諸弟敬憚怡怡無違言外舅晚官黔省留君于家族大人衆一鄉所望惟君治家有法族黨輯和邑有義舉常爲之倡紅巾賊陷吉安屬縣震動惟君與邑士大夫練鄉兵禦賊勸富民輸助餉金至五十餘萬遂迎大軍由安福進討事既安凡有勞者悉敘官惟君力辭不受外舅以學術文章名一世惟君能步趨不失嚮志好古

沈博與遂不屑揣摩時好屢試不遇困于諸生君恬然不以爲意
外舅自黔南歸年將八十矣君率子弟承歡如童子時越二年而
君病嘔血自知不起惟以不得事親爲恨卒年四十有三外舅哭
之慟自後遂鬱鬱不樂越二年亦卒嗚呼傷矣初先君子官甯國
時與外舅同寮相得驩甚君與其弟劭仲皆受經于先君子時君
年十四已能文余少君五歲不自量妄欲與君角是時游宦宣州
者多知名之士外舅與先君子皆負重望爲衆所推每相聚論說
經史兼及政事文章問難往復常至移日余與君兄弟時或侍側
得聞緒論退則以所聞異同互爭得失或爲論辨之文以相難由

今思之事多可笑然在當時樂甚及外舅奉諱歸君遂與余別忽忽幾三十年蹤跡相左竟不得復見而君死矣悲夫君之子超述君行事請爲之傳因掇其大略著于右

周棣林先生家傳

周先生諱肖朙字佃方別號棣林世爲丹陽人先生幼而穎敏長而嗜學尤精舉業名噪庠序嘉慶戊午以副榜貢太學丙子舉于鄉數應禮部試不第乃就銓得石埭縣教諭縣居萬山中地磽民窶士不知學科名中絕數十年先生月集諸生課文藝指授義法擇其秀者勸令讀諸經親爲講授諸生欣欣自以得師咸共砥礪

甫數年登甲乙科者踵相接聲望大振先儒論學官之職當以禮義教士舉業非所先其言亘不可易然自明以來學官積見輕上司視爲卑冗束縛挫撓稍動輒獲譴諸生亦益驕視學師如贅疣莫肯宗敬雖有賢者志在教化皆噤不得施獨舉業著于功令習以成俗以是爲教則上下安之而能勸其事者亦鮮先生惓惓以舉業引拔諸生其勞甚于禮義之教諸生旣信從矣而終不敢爲高論其勢則然然所講授者皆非聖賢之書涵浸于無形薰蒸于積漸故居官二十四年來管教一衿而士益循循謹飭由是推之使學校皆擇名師倣古德行道藝之遺意以教訓其徒誰謂士風

不可丕變哉石埭俗樸節烈婦女罕以上聞先生采訪爲請旌表宵奉郡檄督捕蝗先生歎曰民勞甚矣而蝗不勝捕將奈何乃爲文禱于神越日大雨蝗盡死久之例遷松江府教授時東南遭寇亂毅不得施居常鬱鬱年八十五無疾而卒先生與先君子爲庚午同年其仲子廷璹夙與汝謂交以事狀來屬爲家傳所載善行甚多不及備述其教于石埭最久且著故詳論焉

方存之先生家傳

先生姓方氏諱宗誠字存之世爲桐城著姓以諸生受知曾文正公薦授棗強縣知縣居五年引疾歸又以督學使者薦論學行加

五品卿服卒年七十一初桐城方望溪侍郎以程朱之學韓歐之文倡導後進自後海內言古文者咸尊方氏而莫知其學獨桐城儒者能傳之乾隆時有自號爲漢學者專以詆訐程朱爲能事海內風靡惟桐城儒者獨守望溪氏之說不變先生生于是邦幼聞于家庭長得于師友無非正學遂慨然有志于聖賢刊除枝葉屏棄曲說專本程朱之言以進求六經四子書銳精研思作氣勇進雖值寇亂轉徙山谷間飢凡困賦而讀書著述不一日間斷凡爲諸經說數十萬言深憫世之學者或汨于異端或梏于俗學論辨箴勸思挽之于正又爲諸大府力陳撥亂之方綏民之道薦達賢

俟表揚忠義凡爲諸體文又數十萬言綜其論說大旨以格物致知爲首務以子臣弟友爲實學以明體達用爲要歸造次發言不離乎是而文足以達之遠近傳播信從者衆論者謂望溪氏而後先生之學卓然爲桐城一大宗先生初不樂仕進會文正公强之始就官其治倣古循吏上官甚重之先生以不得盡行其志爲憾遽乞歸遂不復出余與先生初未相識洎先生自粛强歸始以書來訂交自後書問往來無虛歲先生旣歿其子守彛獻彛以家傳爲請凡先生之學之全有所著書在其世務行誼政事有行狀及碑誌在余特撮其爲學大旨著于篇欲識先生之眞者卽是亦可

想見焉

遼陽州知州吳君家傳

吳君牧亭既沒二十年其孫某以家傳爲請且曰先大父政績今莫能言者不敢誣飾粗述行履願有以文之將載于家乘余曰然蔽先人之美非孝也以虛美誣先人亦非孝也質言之其可乃次其語曰君諱富春字西庚別署牧亭其先自徽州遷金壇以文學世其家君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道光己酉舉于鄉以選爲兵馬司正指揮改授蓋平縣知縣權岫巖廳通判遷知海城縣以勞加四品服擢遼陽州知州權知錦縣以事解職未及歸而卒年六十有

六咸豐十年君方官京師金壇陷于寇君一家自殺以殉者十有四人僅一弟一子遇救得生君之配韋恭人先數日以父死母病暫歸省侍聞變亦縱火自焚死韋恭人生五子其一出嗣其三皆死于難得脫者名某走京師從君之官先卒孫一人某郎來請作傳者也

外史氏曰余與君有先世之舊相識固久矣俱客于外相見日少故于君行事不能詳僅著其可言者君政績雖無可考然觀其一門義烈皜皜乎與秋霜比潔則君之爲政于家者當有以過人其治民亦可想見矣

吳烈婦傳

吳烈婦者金壇劉之棟之女許字邑庠生吳德洋之子瑞春未嫁而瑞春病死烈婦聞訃慟欲以身殉家人防護不得死乃毀妝疏食誓不再字未幾而德洋亦死其姑袁氏獨居烈婦聞之泣請于父母曰女既許吳氏子即吳氏婦矣今父母膝前尚有弟妹承歡而吳氏姑煢獨願往侍奉稍盡婦職父母度不可奪遂聽歸吳氏事孀姑以孝聞又撫從子綬壽為嗣慈愛備至咸豐十年寇警日逼烈婦欲奉姑遠避其姑曰吾老病且暮且死又艱于行動走將焉之然宗祀不可斬汝速挈綬壽出城吾死無憾烈婦不忍去其

姑怒力趣之親族皆以宗祀爲重勸從姑言烈婦不得已乃以綏壽歸母家隨其叔父劉之柄避居丹陽之漢經山未久寇騎突至烈婦遽投水死其後金壇城陷城民死者十八九綏壽以先出獲免或謂烈婦未嫁守志當稱女不當稱婦應之曰不然春秋之法有姑則稱婦禮女子既嫁未廟見而卒則歸葬母黨明未承祀事不成其爲婦也故婦有婦道豈徒以合巹同牢謂之婦哉今烈婦既自矢爲吳氏婦修祭祀奉孀姑撫嗣子其于婦職盡矣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若稱女則當繫以劉不得繫以吳非烈婦意也余故因吳氏之請備論其事且正其名以成烈婦之志焉

江緯之哀辭

江緯之名能經海州人也嘗受業于先君子又與余應選拔科偕貢于太學故相知爲深緯之幼孤家貧力學自立事母以孝聞教其兩弟讀書皆成就其行誼有足稱者然困阨特甚居嘗鬱鬱不樂竟以是成疾年三十四而卒方余弱冠游揚州所見多一時豪俊而宋儁人朱臥雲及緯之尤與余善諸君雖稍長于余皆年少氣盛每相見論辨鋒起緯之獨隅坐默默時或自述所遭發言輒涕下舉坐爲之不樂然緯之特好從余輩游至窮日夜不肯暫舍余與諸君既哀緯之之困又重其性情篤摯久與之處而不厭也

既而余應
廷試入都又與臥雲緯之及狄于岡相聚其後遂各分散不復相見未幾而于岡先病死儁人佐戎幕積勞以死臥雲以戰死今緯之又死年皆不過三十餘耳自余始游揚州至今僅十年而死生之變如此嗚呼可慼也已諸君皆聰明愷悌素負才學相繼早夭其不幸略同而臥雲緯之皆無子然臥雲以進士官於朝其死以忠義國家褒錫之甚厚獨緯之生窮困死幾無以殮其母以哭泣過哀後二日暴死斯其不幸最甚尤可悲也緯之之學于經爲深
廷試入二等當得官未授而卒自粵賊陷揚州江淮道梗緯之

之卒余久而始聞爲辭以哀之曰嗚呼緯之人固多艱兮子獨全有也既孤且貧兮又夭無後也命之不辰兮非子之咎也以孝事親兮爲兄能友也坎壈立身兮子固無負也視彼昏昏兮貴富且壽也謂笑勝呻兮君子曰否也著書無傳兮死將遂朽也哀以斯文兮力不足久也

狄于岡哀辭

狄于岡名鳳喈道光十九年舉於鄉數應禮部試不第以教習官學生敘勞當得知縣未授官而卒年僅三十三自程朱之澤衰學者浸騖于祿利其號爲才傑者乃能爲辭章又傑者則治經學經

學近之矣然其說止于考訂名物文字聲音之細不知求道有求道者又或雜以異端師心自聖其流益弊數家雖各不相合然皆出力排擯程朱漸漬成俗牢不可破于岡弱冠即有志於道非聖賢之書不觀嘗語人曰漢唐以來儒者之說吾折衷于宋儒有不合焉者吾弗信也宋儒之說吾折衷于孔子有不合焉者吾亦弗信也聞者譁且笑然持其說益堅于岡性篤厚其于道蓋誠欲行之非苟為名者年不副其才學未能充其志悲夫于岡好勸人學道雖被訕不悔嘗欲著書以闡程朱之說竟未及為藉令為之世之人既不信程朱其肯信于岡之言耶然其志則可尚已于岡與

余同里又嘗問業於先君子余固重于岡之爲人而于岡亦甚惓惓于余也蹤跡相左未嘗得見道光三十年余至京師始識于岡未幾別去逾年余自隴右歸則于岡已死矣姑爲哀辭以抒痛惜之情求道爲志兮先余有聞進而未止兮年命不申囂囂相媢兮比而謗君謂艾易昌兮謂蘭自焚戒其子弟兮勿效斯人吾曹知君兮噤不得言口衆我寡兮余亦何云壽夭有命兮不關愚賢天不必戚兮而壽何欣苟得聞道兮其歸已全凶山巉巉兮瀨水潺潺君逝不返兮求再則難思心惋結兮唯以永歎

朱臥雲哀辭

朱君名麟祺六合人寓居揚州世以儒爲業余弱冠游于揚卽與君交君倜儻多材藝尤工鼓琴好擊劍兼通二氏之說與人歡然無所忤故無知與不知皆曰朱君賢然君自守甚嚴內行修飭居常慷慨好談忠孝大節講求經世之務余與君交久愈知其賢也道光二十七年君成進士官刑部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陷江甯東南騷動侍郎呂公賢基奉 命治兵安徽奏請君偕行君固通兵家言慨然思樹功名而權輕不能有所統御乃募五百人自訓之旣而呂公至舒城爲賊所圍君自盱眙統五百人往援總兵某亦以兵至所統十倍于君然怯懦不敢戰君謂曰賊易與耳我

請爲君先呂公亦趣之某不獲已乃偕君出君率所部直前多斬
獲賊稍卻諸軍繼進賊遂敗走君又謂某曰賊遁無部伍急追之
可盡也我請先公以兵繼我某唯唯君遂追賊賊驚走自相蹈踐
有死者行稍遠賊走登山顧見君無後繼乃麾其衆還戰以萬餘
人張左右翼自山馳下部將請亟退君怒曰賊衆且近走將何之
但當力戰後軍至必可破賊不則死此耳手劍督五百人殊死戰
賊四面蹙之君中矛死麾下僅有脫者初君約某繼進某以君爲
狂遽斂衆而止君不自意無援故敗賊乘勝復進攻舒城某以其
衆遁城遂陷呂公死之事聞　詔斬某以徇而　賜君祭葬

贈䘏如例舒城士民哀君忠烈募人乘夜越賊營求君尸得之具棺斂瘞於山故得歸葬余始求君死狀傳者互異及見君婦弟刑部員外郎宋邦僡始得其詳既高君忠義稱其素志又惜以君之才未及展布爲庸人所誤遽以身殉嗚呼可哀也已爲之辭曰佩長劍兮厲勇氣爲軍先兮騎大馬鬬鼓聲兮志吞賊摧堅陣兮無當者躡奔北兮師不繼決死戰兮血膏野信儒生兮果毅令武夫兮顏赭君死忠兮何憾惜材高兮位下施不竟兮先殞身哀斯人兮世巳寡魂何歸兮不可招念昔游兮淚盈把

宋儔人哀辭

儁人名邦儁余姊壻也未冠而孤能自力學有聞於時然不屑屑治章句嘗以爲儒者當爲有用之學循循然人能亦能者未足貴也大疑大難衆撓撼愕駭而能視若無事處置必中窾要乃爲賢耳故生平嘗慕寇萊公之爲人也與人交無賢愚皆能滿其意余嘗病之儁人以爲儒者當能容人夫介介然務分黑白此自守者所爲耳必能容人乃能用人夫用人者固不能盡得君子而用之也故容人者大容於人者小用人者大用于人者小吾何故甘爲其小者蓋其立意如此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屢應秋試不得舉循例當得教官非其好也兩淮鹽運使某聞其名以禮延致凡鹺政

悉諳之而後行未幾粵賊洪秀全陷江甯鎮江將寇揚州某惶懼欲逃儁人力止之不可夜半棄印潛去後月餘賊至儁人收其印懷之走三十里遇漁舟得脫卒歸印于某既而故相某公督師攻揚州延儁人至軍中奏議書檄悉以委之禮遇甚厚然儁人內不自得託故辭去束裝將行矣得暴疾遂卒于軍中年僅三十三某公疏其勞以聞于　朝追贈府通判　賜金以葬蔭一子入太學余與儁人既親且厚閔其死悲不能自已姑爲哀辭以抒余情

淬干將兮犀利又百鍊兮繞指冀及鋒兮一試將截鯨兮剸兕才之豐兮命嗇蹇歷境兮顛倒困莫困兮依人悲莫悲兮早夭有一

子兮方齔有母老兮髮皤慘孤煢兮對泣君不返兮奈何嗚呼哀哉志雖壯兮棺束身才雖高兮骨埋土信天道兮不可知為君悲兮竟何補

尤杰庵哀辭

吾友尤君英世居丹徒生有奇禀幼入塾讀四子書輒能知其說長老皆驚異之稍長學為文善言名理每一篇出諸先輩有名者咸目以為弗及未冠而孤家貧甚無以給朝夕君授徒以養母撫育諸弟以至成立艱苦備至然未嘗有求於人道光癸卯舉於鄉以母老不肯應禮部試戚友強之始一再往諸弟既長咸能勤儉

治生稍足自給君歎曰使吾得朝夕奉母雖卿相豈易此哉有延君教子弟者稍遠輒辭不赴余始因韓叔起得交於君甚驩然相去百餘里未得數數見其後君避兵適與化余亦繼至過從始密及亂定借寓居金壇余館於外歲常再歸君無日不至至則必言及學君讀書好探索精微於器數不屑屑也始頗自雄其智竭心力以揣測聖人之意謂程朱之說近是而未至其他蓋不足道慮聞者駭怪潛思默識不輕出口顧獨好以語余然余亦不能不疑君所言輒相與辨難至窮日夜往復甚苦或爭之累年終不得合君初不以爲忤有新見輒復語余其不同者復爭辨如故久之君

浙舍其說而從程朱又久之乃益尊信深悔少時讀書疎略好高騖遠舍器求道之病學益勤心益虛孜孜矻矻不知老之將至嗚呼此豈易及者哉君生平行誼無玷少時氣頗盛好面折人年將三十忽自悔恂恂謙謹或語及往事則謝曰皆客氣耳悔無及矣其勇于改過如此君涵養充粹五十而有少容無何君遭妻喪逾年遭母喪旋又遭叔弟之喪君哀痛憔悴自此常鬱鬱不樂遂至于死嗚呼余生平益友不過數人經涉亂離或死或散數年以來余歸金壇相與論議切磋者惟君耳余質性庸惰不克自奮每因君言論輒激發興起今君又棄余此後殆莫有振余者矣故哭君

之喪悲不自勝既久而尚有餘痛也辭曰孰謂終窮如君之賢孰謂遽逝如君之年而窮而逝非命曷然嗟嗟杰庵命竟不延相知卅載相見以忻切劘之益閱久愈新同心有幾遽失斯人豐粹之容何由復親深微之論不可再聞已矣杰庵尚何云哉尚何云哉

韓省齋哀辭

吾友韓叔起先生以學術文章伏一世有才子景修能傳其學其自號曰省齋一時名卿賢士知有叔起無不知有省齋者皆曰是且益大韓氏之門年三十二遽以疾卒嗚呼惜哉省齋天性孝友凡可以順其親者無不為也於學無所不窺而必歸於有用才敏

過人視天下事殆無足以難之者爲文章操筆立成若不經意而去流俗甚遠吾見少俊多矣未有若夫人者也嘗謂天之生才也將以用于世故抱負宏厚者其年其位必與之稱使皆得盡其才而世遲於是日盛此天之可知者也若夫才者不得施幸則轗軻侘傺以老不幸則不得下壽一若摧折之惟恐不力此天之不可知者也嗚呼天之生夫人也而命止於斯豈獨爲韓氏惜也哉初叔起之仲子景伊其才亞于省齋弱冠而天叔起固悲甚賴省齋以自慰今省齋又死余求所以塞叔起之悲者而不可得也姑爲之辭曰奚愛之兮而豐以才奚憎之兮中道以摧既將摧之畀才

何益烈風所摵秀者先折衆薾菀枯皆聽于天跖壽顔夭孰知其然苟全其歸壽夭則一子既無憖人則奚戚余心悢悢獨爲世惜死不復生才不再得才不再得死不復生嗚呼已矣曷以忘情

祭韓友玗先生文

嗚呼昔識公顔丁未之冬公交先君與昆季同小子侍側公顧輒喜愛忘其醜稱許無已未壯失怙孤露自傷公意彌厚翼之以翔同志合道兩世相結通無其有兩家如一靡日不見靡談不深公知我懷我識公心公之忠義出于天性蘊才不施有懷自蠹大盜弄兵東南焮沸公之故鄉腥赭污地慼時憤慨廢寢減餐有時掀

睆顧我而歎謂余老矣無可爲猗于方壯年當變天下內省庸劣
聞言汗顏恃居僻陋斋辭苟安屏潤師撓比邑震徙公遷于鄉時
已病矣寄聲謂我能相見否不見一句如隔十秋我時病作欲往
不得寄聲謝公請期異日盜兵突至圍城三匝晝夜登陴居民盡
甲公在城外我在城中乘何圍解消息始通公病日增我病未已
相隔幾何僅三十里亂後蕭瑟無舟無車自顧羸悴欲步趦迍逝
將挈家適江之北冀公就塋同適樂國何圖不弔凶問忽來追思
笑語縷縷增哀聞公綿惙念我不止冀及生存一面爲喜久望不
來老淚時灑謂死無憾所憾惟此生未問疾沒未視含厚來薄往

長者何堪拊膺自疚肺肝內熱陳誄抒哀莫罄萬一憑棺一哭有淚如傾公靈不遠鑒此微誠尚饗

友琴先生以咸豐六年八月卒於洮湖東之寓舍將屬纊時諸子請所欲言先生但言不得與廣廷面訣爲憾是時金壇之圍甫解四郊行人殆絕余出城覓漁舟冒風雨渡湖哭先生之殯此文蓋舟中所作倉卒不暇求工亦無意存稿今年居京師偶檢行篋忽然得之追念先君子當日與先生相好如昆弟而先生知棻之深待棻之厚皆非文辭所能述執紙潸然悌不可止雖文不足存然欲留此稿以誌不忘因秉燭更記其後同治元年十一月七日漏

三下書

祭袁文誠公文

嗚呼公以不世之才遭多難之時舍館閣之榮親軍旅之危視人無所不可用視事無所不可為練兵于積弱之後而所向必克籌餉于空匱之日而軍不告饑論者徒知公才氣無前文武兼資而不知公之智勇悉根于忠孝故能置成敗死生于度外毅然一往而無疑洎乎中州大荒溝壑流離持節往賑思活遺黎孰知夫倉廥皆虛而環顧百縣飢羸滿地曾不可以數稽公固明知其難然猶毅意自任者蓋不忍斯民之無孑遺乞糴告貸早作夜思廢寢

減食言發淚隨心力俱瘁而不肯告疲嗷嗷者方有生望公已一逝而不可追嗚呼公之志固自任天下之重公之才足以劑當世之宜公之遇則已躋卿貳而大用可待公之績則早著竹帛而公論交推奈何年命不副天道難窺海內之士無論識與不識咸惜公未竟其用爲之感歎而歔欷况以不肖無狀辱公逾常之知二十年以來常睽隔而不得見今公不可復見矣又不得匍匐往弔而覩奠一尼匯匯陳辭以瀉其悲昔蘇子瞻祭歐陽公之文曰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今者之恍有類於斯嗚呼哀哉尚饗

求益齋文集卷七終

溧陽強汝詢謹叔著

祠部公家傳

公諱至字幾聖杭州錢塘人少有志節力學間至忘寒暑慶歷六年登進士第以母喪歸服闋除泗州司理參軍秩滿用舉者改浦江令又攝東陽令考滿當遷復遭親喪服除調開封府掾用令浦江時舉者及格得陛對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元城縣是時詔舉宮官中書舍人鄭獬以公薦不果用治平四年陝西安撫使王某奏辟公參幕府韓魏公經略陝西復奏公主管機宜文字及徙鎮

相魏皆辟公以從凡在幕府六年歷官太常博士都官員外郎熙甯五年召赴闕判戶部勾院遷羣牧判官職方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又遷三司戶部判官祠部郎中公少以辭賦知名初爲鄉試舉賦出四方傳誦得第後恥以賦見稱屏斥時好力追古人雖奔走服官未嘗忘學精于吏事初仕泗獄掾讞決詳愼上官交薦之浦江地僻陋前後爲吏者以富潤自利一切務市恩彊宗權族視官府如私家吏易令如僚友公力矯其弊自誓渴不妄飲浦江水俾民慢吏皆束手不敢騁東陽民狡喜訟每新令至輒搆虛懷牒坌集庭下以探令之能否公鉤得姦狀抉其不直者斲

風稍息然猶日不下百數公剸視事日昳乃休縣無留事及知元
城常兼數職上官又交以舊記屬公公肆應若有餘力韓魏公尤
重公文奏疏書檄悉以委之嘗爲魏公草疏乞罷散青苗錢神宗
閱之曰此必强某之文也出其疏以示宰臣新法幾罷論者謂魏
公之忠誠惻怛固足以感動人主而公之文章懇摯亦有以助之
公又長于詩爲世所推韓魏公數薦公宜在館閣是時王安石方
用事竟不果用熙甯九年以疾卒于官年五十有五葬杭州小麥
嶺始娶夫人楊氏繼娶夫人曾氏尙書虞部郎中知光州諱公望
之女子五人獻明陟明浚明淵明偉明皆登進士第爲顯官公所

爲文號祠部集者四十卷南豐曾鞏爲之序久而散佚　國朝乾
隆時開四庫書館從永樂大典中裒輯公詩文得數百篇編爲三
十五卷與公所撰韓忠獻遺事一卷並行于世又有孟子解若干
卷考德集三卷今皆不傳

謹案吾族舊譜以文憲公爲一世祖故祠部公不列于世
表惟卷首略記數言頗有譌誤公之立身本末莫得其眞
祠部集雖緝綴成書然頗不易得先府君假　文津閣本
手鈔一通謀付剞劂未果遭亂失之汝詢又求得　武英
殿聚珍板本凡公爲韓魏公所草論事諸疏無有在者公

既不以自名當時固未必編錄且今所傳者出于掇拾非復全書然賴有是編猶可想見公生平大略公以孤寒取科第困于常調垂二十年故少時與人書頗有求知之辭亦宋世士大夫習俗然也乃若公之所守則自有過人者公娶曾魯公之從子嘉祐治平之間魯公已爲宰相熙甯初與王安石比主行新法使公稍肯附會兼以親戚攀援則不次超遷立躋顯位易易耳公乃介然不與之合方佐韓魏公力爭新法章疏一上天子且識爲公文則凡疾魏公者無不疾公可知矣及被召赴闕似將進用實則王呂

之徒憑公之佐魏公故陽召之而陰沮之不然魏公之薦不可謂不力神宗知公不可謂不深而浮沈數載位不過郎中任不過諸司寮佐然且杌兀不安憂讒畏譏之意屢見于詩其故不可揣而知哉公雖齟齬于時終不肯改操求合晚年著魏公遺事深斥介甫且譏曾之齷齪明觸權貴無所規避其大節之堅正如此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讀公之集而論其世觀公與當世大臣異同離合之間則公之賢有不可掩者矣而數百年來湮晦弗彰雖後裔亦罕能稱述此先府君所為深慨而

嘗以未及表揚爲憾者也汝詢不揣固陋謹撰家傳一篇據本集爲主參以他書不敢一語臆造又別爲年譜以備考證庶幾補家乘之闕以成先府君未竟之志惟是相去八百餘年從編殘簡闕之餘蒐求詮次既不能一一詳備且恐不免牴牾乖舛俟後有博雅君子更審正焉光緒三年正月六日二十五世孫汝詢謹識

祠部公年譜上

宋真宗乾興元年壬戌公生一歲

公庚子歲除夜下作曰四十明朝是愁吟杜老詩庚戌歲除詩

曰無庸存半百擬首歲云除合二詩觀之是庚子年三十九辛丑年四十庚戌年四十九辛亥年五十由庚子上推三十九年則公生于壬戌審矣他詩文有言及年歲者推之皆合散見于後　曾序稱公餘杭州人公集盧君字序亦自稱餘杭強某案杭州古稱餘杭隋唐嘗改爲餘杭宋人每以爲稱如范文正知杭州韓魏公安陽集稱餘杭希文資政蘇子瞻通判杭州嘗自稱餘杭州鶴皆舉古名耳非今之餘杭縣也杭州志稱公錢唐縣巽山里人古臨安志言公所居在巽山里尚友錄列公五子皆稱錢塘人　公祖父名諱無可考集有程頭夜見過詩曰江

上索居空歲月渭陽故事未塵埃知公母夫人爲程氏　宦遊

將見舍弟詩曰三歲別吾弟今歸心始降北都春日詩曰天涯

涕淚懷吾弟却恨衣冠繫此身長安九日詩曰二年不見江南

弟九日空憐渭北身其他憶弟之辭見于詩者甚多可見公友

愛之篤然弟之名亦不可考矣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二歲

二年甲子三歲

三年乙丑四歲

四年丙寅五歲

五年丁卯六歲

六年戊辰七歲

七年己巳八歲

八年庚午九歲

九年辛未十歲

明道元年壬申十一歲

送張升甫詩曰予之先大夫疇昔倅餘杭予時以童子進謁升

公堂仲兒齒余亞同學隸州庠是公童時嘗讀書杭學矣

二年癸酉十二歲

景祐元年甲戌十三歲

二年乙亥十四歲

三年丙子十五歲

四年丁丑十六歲

寶元元年戊寅十七歲

二年己卯十八歲

康定元年庚辰十九歲

杭州志稱公少有志節力學問至忘寒暑嘗指弱冠前言之惟

師友淵源不可復考矣

慶歷元年辛巳二十歲

荅徐君先輩詩曰定交始何年昔薗會稽學君壯我尚少道復先我覺荅徐無畏見招詩曰昔初識面越庠時餘教常蒙覺後知是公先入杭學後又學于越庠矣

二年壬午二十一歲應秋賦舉充鄉貢進士

三年癸未二十二歲試禮部不第

上提刑司封書曰某再試禮部得一第上發運兵部書曰某兩與計偕一塵舉首是公嘗再舉進士宋初進士歲一試後改爲

三年一試計當在是年

四年甲申二十三歲

五年乙酉二十四歲鄉舉第一

公解邑過杭過介之學士詩曰同時兩郡冠鄉書屈指而今一紀餘鬪馬公節裴光世別頭入試偶成云憶昔丁年力戰文旁吞強敵若無人鄉書果在諸生上二子今誰躡後塵上發運兵部啓曰兩與計偕一麾舉首方激昂于壯節遽困躓于下科是公雖再舉首解則在是年提要引送邵秀才序稱初爲鄉試舉首賦出四方皆傳誦之案今本送邵序無此語惟杭州府志有之或提要偶誤也

六年丙戌二十五歲登賈黯榜進士以母喪歸

上賈魏公書曰方閤下慶歷相天子而某以六年登第杭州志紀公賈黯榜進士此確然可徵者上李刑部書曰某自得第歸已喪母是公歸之時母夫人已先卒矣上蔣侍郎詩曰憶昔初登第公時再鎮杭諸生盡賓禮賤子正親喪上袁郎中狀曰再舉登科尋喪慈母一官來泗遂爲冗曹上發運兵部啓曰兩與計偕一塵舉首方激昂于壯節遽困墜于下科母未嘗于君養子已泣于風樹念偏親之需養延餘息以圖生勉就銓除之官淮服合數文觀之是得第遭喪服除官泗明白無疑獨上田運

使書則云某不侯兩得備屬吏願官河朔不幸以喪去不得廁

舉吏之末及執事領淮某復佐泗幕據此則是官河朔後乃遭

喪其後始官泗與公事殊不合且泗掾亦不得云泗幕蓋上田

書乃代人作否則或羼入他人作耳

七年丁亥二十六歲居母喪

八年戊子二十七歲秋服闋赴京就銓授泗州司理參軍待闕于

家

送元恕詩曰我生本窮闇才命兩乖塞再試得一第失足落銓

格去年赴選集磨肩雜隸役吏口駢名呼摧沮氣填臆此公就

銓之證也下又云虞君富詞才時志復兩得解褐拜初命便綴
審官籍蓋宋時進士甲第高者歸審官院注擬下科僅得判司
簿尉則歸吏部銓必至改京秩始免銓格否則終身困于選調
故公詩云然上李運使書曰某自得第歸已喪母制除調官待
踰歲案公以明年九月赴泗而曰待踰歲則是戊子秋服闋後
已授官矣宋時不待有闕輒先注銓曰塡某人闕俟前任官滿
乃赴故仕者常有待闕之事

皇祐元年己丑二十八歲九月自杭赴泗掾任

上發運大諫書曰某綴下科與士齒者六年矣隸執事麾下且

二年是登科四年方之官正在是年矣九日至嘉禾詩注云赴泗掾途中作

二年庚寅二十九歲在泗州

閔杭飢詩自注皇祐二年詩中有云位卑俸祿薄用度抑難減是以之官日盡室來未敢予行弟獨留居常勤予慊歲凶吾廬薄處其苦粗淡又盧君墓志云皇祐二年公子泗守某召屬吏司理參軍張某詔之

三年辛卯三十歲在泗州

上職司啓曰向者某官行衙在泗日備趨走承命鞫獄幸無敗

事皆指蹤之素及非下吏之獨能若乃潔廉自持冰霜其操譬良民之不爲盜此常分而安足論可見公爲理掾時勵操勤職之槪矣

四年壬辰三十一歲秩滿用舉者九人當遷縣令赴京候銓

宋時京秩知縣與縣令高下懸殊公掾泗時上提刑書曰銓選之吏祿粟不足蓄數口代者一至則不復可得逮一沾京秩則祿秩弗暫絕可以活親族矣由銓選而之京秩無他也惟薦舉而已在浦江日上提刑司封書曰某初命泗獄掾使臺外諸侯不以某不材舉以堪一邑奏可移浦江向時薦者九人而舉邑

越大半本朝之格由銓選升京秩者用五今闕其二一益州掾舉者及格即可改京秩當時薦者雖多而以京秩薦者止有三人故儀改縣令也上蔣侍郎狀云旋試吏于灌州復調官于京轂上樂職方狀云向爲賤掾方託仁侯追赴集于中銓復寓家于盛府旋補邑以南遷獲趨隅而下拜是公理掾滿後赴京就銓明矣官滿將見舍弟詩曰三歲別吾弟今歸心始降從茲得安寢無夢過重江當即此時作也

五年癸巳三十二歲授浦江令待次于吳江

浦江之授不知的在何時約計之非壬辰冬〻末則癸巳之春故

記于此公集記志云癸巳歲予待次吳江親舍

至和元年甲午三十三歲春至杭州遂赴浦江任

廣陵縣君朱氏墓志云皇祐五年春晉江曾公知吳江縣冬十一月喪其夫人朱氏夫人于余爲外姑旣哭夫人于其官舍明年春公遣二子奉其喪往窆杭州某又得襄其終事是公癸巳在吳江甲午春至杭也祠仙姑回詩曰至和歲甲午德音絕常軌寬徭且宥罪外復講羣祀又曰今我官浦陽距邑越十里閒有仙姑祠獨弗識何氏則是年已莅浦江矣

二年乙未三十四歲在浦江

送錢宗哲序稱至和乙未浦江令某題劉君仙尉字序稱至和二年浦江令某　上提刑司封書曰浦江地僻陋前後爲令者或以膏潤自利一切務市恩民視官府如私家吏易令如僚友某始至呼吏問某事閣某簿則癡立背對如市人然私自謂其弊不甚矯無以頓革帥民者宜身先以故渴不妄飲浦江水俾民慢吏非辜者有刑頹波壞紀力澄而躬緝然後浦江之人知令所以在治民而民所以在奉令又上提刑祠部書曰浦江雖僻陋而強宗橫族不啻數十戶令皆束手不得騁答雅均遂中見寄詩曰濁流非猛激無以頓澄明此邑先膏潤今予力潔清

人皆疑矯行君獨鑒其誠一得途中什語譏衆口乎合觀之可略見浦江之政矣

嘉祐元年丙申三十五歲在浦江秋奉檄兼攝東陽令

上提刑祠部書曰某年既逾壯而又得第近一紀上提刑舍人書曰某官于窮山僻壤之邑且二年矣上盧舍人書曰今茲陋邑越在窮山愈自操修原全終始迄茲再考敢有二心三書皆浦江所上當在乙未丙申之間上提刑司封書曰某移浦江未久會東陽缺宰州郡諉以某爲可使因俾承之而東陽地完戶殷民狡嚚訟每更一新令輒搆虛懺牒名入于庭下以探令之

能否彼計苟行則將接迹而來矣某鉤得姦狀抉其不直者此弊稍息然猶有以辭來訴者日不下百數朝與之辨至昳僅能無留事假攝方期月遽遇孰事臨按斯邑又將有東陽之行詩曰秋高山城幽風動木葉吼又一題曰純甫以余去歲九日赴東陽今年復趨府作菊花問答詩又東陽九日寄浦江同寮詩曰旅宦七回逢此節旋銷壯歲似磨鐮以庚寅赴泗計之至丙申適七年參考詩文可見公以是年秋至東陽矣公以己丑赴泗掾任九日泊嶺不有詩若并此計之則東陽九日詩當在乙未然公上舍人書所云二年再考皆指浦江言之恐攝東陽當

在其後也宋時州縣官皆預除待闕之人兼攝勢必不久上司封書所謂期月盡匝一月語本中庸公書又云莞庫簿領固已躬治自餘素弊實未遑究則攝治未久可知若已期年不容作此語也公又有離東陽後寄題義師上方詩是新令既至即仍返浦江但未知的在何時耳

二年丁酉三十六歲在浦江

春日感懷詩曰壯年不覺登三紀正月如今過一旬人壽短長難定準春期九日更逡巡縱當簿領無餘暇自合眉頭且暫伸況值山城公事簡不妨笑飲是癡人案詩云登三紀正是丁酉

作也東陽煩劇浦江簡僻今詩云山城公事簡則非東陽可知
蓋去年冬即返浦江也
三年戊戌三十七歲在浦江
上提刑司封書曰本朝著令由縣令遷京秩者考限必六載舉
者必五人某必六考既五矣必五者既四矣以年數推之蓋是
年所上
四年己亥三十八歲在浦江滿六考舉者及格當遷便道歸杭州
遂如京師
石林燕語云天聖前選人止用四考改官慶歷以後增爲六考

案公以甲午蒞浙江至是年滿六考京削及格法當改官乙巳歲開元寺仁王院詠竹云一別瑯玕數畝陰七年飛夢繞家林由乙巳上推七年爲己亥明是年嘗歸杭旋即赴京也嘉祐六年祭陸先生文曰前年來京師先生飲以别所謂前年者蓋指己亥言之

五年庚子三十九歲居京師待次

京華對雪詩云嘉祐歲庚子長安一尺雪末云亦有待次人空囊磨歲月愁思徒爾爲泱漭天地閼庚子歲除聲下作云呼兒來秉燭點撿鬢邊絲志在驚時晚年加願曉遲京華猶旅食世

態益吾悲四十明朝是愁吟杜老詩

六年辛丑四十歲遭父喪

公得第後遭母喪證據甚明已詳見前上發運兵部啓曰母未營于邪弱子已泣于風樹念偏親之需養延餘息以圖生在泗時上職司啓曰將求閒僻之邑避奔命之勞何事偏親俯活妻子簿書粗了圖史自娛不復動心于知己矣在浦江冬日偶書云浦陽概窮山不與陰冬宜今我雖遠宦一身十口隨有酒奉親壽呼妻伴兒嬉邑齋偶書云偏親垂老妻孥少獨媿淵明歸去來縣官浦江時公父猶在也謝轉著作佐郎啓曰閒嘗補掾

淮州字人嚴邑再泣喪親之血幾灰向仕之心是浦江官滿後遭父喪矣以公集考之惟辛丑壬寅兩年事絕無所表見當是辛丑初春遭喪則與前後事皆合

七年壬寅四十一歲居父喪

八年癸卯四十二歲服闋調開封府掾

承乏幕府晨出馬上戲書曰五載青衫走兩都北門官緒更區區自注始作開封掾今爲令元城𥠖公以丁未七月赴闕中此詩當是丁未春作上推五年則爲癸卯若前一二年當在服中未爲掾也答曾元恕詩曰丈夫收功名要在少壯時今予四十

强才短巨時遺俛首入掾曹所託眞一枝夫曰四十強則不止四十矣與府推揚學士詩曰靑衫冗掾錯致身四十磨肩雜胥吏則舉成數言之耳公已爲縣令而復爲掾者開封府望高掾資與縣令等然仍是常調耳

祠部公年譜下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四十三歲在開封府

詩集一題云某爲府曹史先生以詩見寄依韻奉酬曰瘦馬風埃裹蕭疏分亦安閒趨京兆尹冷甚廣文官正爲府掾時作其爲何曹則不可考矣

二年乙巳四十四歲轉著作佐郎知元城縣會詔舉宮官中書舍人鄭獬以公薦不果用

謝轉著作佐郎啓曰一落選部七經閏年問管補掾淮州字人嚴邑再泣喪親之血幾灰向仕之心奈先王之禮制莫踰俯諸公之薦書猶在勉就銓集許從陞趨漫思昔官曾之善最濩落待詔兩經華春忽甄擢于無意抑生成之有階案公以丙戌登第至是閱二十年故曰七經閏年也集中有待次陞對已再見春詩蓋癸卯服闋先就銓調府掾用浦江薦書待次歷甲乙丙春也考石林燕語云天聖前諸路使者舉薦未有定限選人止

用四考改官然是時吏部選人磨勘歲纔數十人而已慶歷以後增爲六考知州等爲吏皆視屬邑多寡裁爲定數于是當薦舉者常以應格充數爲意遂數倍于前治平中吏部待次引見人至二百五十餘人買直孺爲中司嘗言其冗時但下詔申戒中外務在得人不必滿所限之數然竟不能革也青箱雜記云嘉祐中選人鄭可度歷十五考舉主僅滿五人內一人乃州北李少卿昭選待次二年餘引見前一夕五更昭選卒銓吏知之卽以撼可度願得錢五千寢其事可度不與吏竟白銓主再會問罷引可度竟老死選調又選人張方原闕一字賦性剛介以事忤

上官為所羅織以贓罪廢絕無改轉之望後為臨頴令時賈安公知許州憐其無辜即為奏雪罷任舉主亦備滿磨勘入甲待次餘二年將引見又丁家艱及服除謂舉主彫喪已盡則闕會問乃並存轉著作佐郎至今無恙此與鄭可度不侔矣觀此二條可略見當時之制公待次之久固其宜也與北京諸官書曰某拙直少機闊疎為治歷再朞而遂去迄大庇之焉依旋縱辟于闕中第馳誠于門下案公以丁未七月去元城赴陝上溯再朞為乙巳則公以是年轉官知元城審矣跋石亢之東齋卷曰亢之治平間與予俱尉元城者也上荆南知府鄭舍人書去年

詔舉宮中官執事皆以某塞詔又一書曰某初到魏深鄙其士風又目覩洪河決溢之憂圖脫去未能也忽聞宮官之薦喜躍俟命已而報罷自被薦一年半矣無一言以達區區者直以向兼數職上官又交以管記見屬賓公私未嘗有稍閒是公到魏未久即被薦蓋是年事也藩臣恐不得薦宮官鄭方為舍人故得薦公及出知荆南公乃與書故遲至一年半耳考宋史鄭獬傳獬嘗知荆南正在此時知為獬也　上遷判馬太博書曰某嘗病今之學者始攘取六經之文以為辭章幸一中第則志滿意得曰吾方從政安暇學為浮剽不根遂為淺人噫君子之于

學豈獵其名而止哉蓋曰終身而已矣某不佞于他無足道惟是向學之心異前之云者雖奔走賤辱未嘗忘學送邵秀才序云某之于賦豈好為而求其能工哉偶作而偶能耳始用此進取既得之方舍而專六經之微鉤聖言之深發而為文章行而為事業所謂賦者烏復置吾齒牙哉上鄭舍人書曰陷宂途二十年矣未嘗一日輒去學合觀之可見公志學之大概

三年丙午四十五歲在元城

丙午寒食歷沙寺觀梨花和孫子由詩曰銅臺割據古豪盛樂事已去惟邱墟再和云魏都風流亘行樂艷妝麗服明郊墟正

令元城時作也蘇子由自商州軍事推官移大名正在此時
四年丁未四十六歲陝帥王龍圖辟公參幕府以七月赴陝冬十
一月韓魏公判永興軍經略陝西復奏辟公主管機宜文字
上北京王尙書書曰比爲令于河濱始拜公于梁下方台光之
下燭遽辟命之西來是公在元城時被辟命也徙居詩曰殘暑
赴西雍冉冉秋已晏三徙乃定居什物旋營辦自注云始至寓
法掾廳又徙倅廳又徙書記廳遂安居閒毀詩曰憶初向關中
觸熱事奔走是公以七月赴陝九月始定居也曾序及提要止
言公在韓魏公幕府考魏公以是年九月罷相判相州十一月

始改判永興軍則公之赴陝非應魏公辟明矣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書曰陝服以西雍都爲劇帥壓五路兵雄萬屯從來長人得自選士參是機事要惟傑才若某甚愚無他可采驅馳州縣惟簿書錢穀之是知生長江湖何車甲訓齊之曾試乃冒從軍之選殊乖責實之宜非保任之使然曷僥倖而及此斯蓋伏遇知府安撫龍圖誼無求備請在必行存心獎提極力論置始奏已光于疏賤矧至再三短能絕跂于高明甯裨萬一庶幾立身以報知己觀此則知王公帥陝實先辟公矣（王公未知何名俟更考）和鮮于子駿郎中詩曰昔在王公幕同時輒仰攀自注云王公今

牧陳復留君居治下酬獻陳州王密學見寄曰兩人幕府叨同日千載門闌值一時自注云某與張宮舍同參幕下寄獻王中丞詩曰下客眞疎鄙參戎謬薦論去年趨大幕累月奉淸樽皆其證也謝韓魏公書曰今月五日伏奉勅命就充前件差遣者某下科二紀孤宦四方向參戎于一道甫備位于再期忽聞邊釁之啓亟賴廟謨之平特煩上公並護諸將幕府諸彥各懷所有以從行江鄉鯫生合謝不能而引去弗爲逐客已曰幸人況辱薦章之留更形褒予之寵隨降俞旨實緣重言案公以丙戌登科至是二十二年舉大數故曰二紀也參戎一道卽指在王

幕府而言再期謂兩月非兩年也上相州傅待制書曰比參戎幕甫逾匝月之期再領軍書復應上臺之辟語與此合是時种諤取綏州夏人誘殺楊定朝廷以西事爲憂特命韓魏公經略故有啓避嫌及護諸將之言也離京兆詩曰兩經辟命往秦關合而觀之公始應王龍圖辟命至陝未久而魏公代王爲帥復奏留公幕府曲折甚明輓韓魏公詩曰六年幕府從裴公考公以壬子秋被召赴闕由壬子上推六年則爲丁未反復參考無不脗合　和王大觀詩注云某嘗與大觀同爲博士太常叅公本著作佐郎博士之遷當在受辟之後不知即在是年否王嘗

機宜文字最爲幕府要職魏公安陽集有機宜强某之稱知公實居是任也　公集有上魏公書曰方閤下慶歷相天子而某六年以進士得第前日閤下鎭全魏某爲縣令元城始得以屬爲進見案宋史及韓魏公家傳慶歷中韓公未嘗爲相丁未亦無鎭魏之事賈昌朝亦封魏公慶歷六年正爲相前後凡三鎭魏公集中代賈魏公所作文頗多此書蓋上昌朝者題中脫去賈字耳

神宗熙甯元年戊申四十七歲在韓魏公幕府秋從魏公至相州和司徒侍中王子上巳會許公亭詩曰稧飲春亭五侍筵自注

云初戊申上巳長安燕亭後軒侍飲和詩則是年春固在秦也
韓魏公家傳是年七月邊事向定魏公以疾求罷復徙判相州
明年春乃徙判大名府曾序稱魏公鎮京兆及徙鎮相魏常引
公自助則是年秋亦必偕至相州矣

二年己酉四十八歲韓魏公徙鎮大名復辟公參幕府

跋石亢之東齋卷曰熙甯己酉春予隨司徒魏國公來魏又案
魏公安陽集有次韻機宜强某都官喜雪詩考魏公律詩略以
年次此詩次在己酉中元中秋席上九日水閣三詩之後蓋即
是年冬所作公是時已遷都官員外郎矣送瞿磻翁都官詩曰

其昔登龍客仍今同舍郎自注云予與彌翁同年進士南宮同舍復北都幕府交承鏊公與蹇並爲都官故稱同舍觀詩注則還官當在至北都之先

三年庚戌四十九歲在北京韓魏公幕府

重建左藏庫記稱熙甯三年韓魏公命作庚戌歲除詩曰薄宦三冬尋殊方一紀餘笑歌筋力倦勛業鬢毛疎道路紛乘傳軒墀還曳裾無庸看半百搔首歲云除　提要云杭州志稱韓琦出鎮時上奏及他書皆某屬稿琦乞弗散青苗錢神宗閱之曰此必强某之文也因出其疏以示宰臣新法幾罷是固琦之忠

誠惻怛足以感動人主而某之文章懇摯亦有以助之汝詢按史熙甯三年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即欲罷之王安石持之益堅以琦疏付條例司令曾布疏駁頒之天下琦申辨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不報杭州志所云正是年事也　公與王安石忤仕不得志盖自佐魏公論新法始公集中詩文與熙甯要人往來之作絕少即曾魯公爲密戚亦無一書一詩見于集中其落落不合可知矣獨有上何太宰生日詩四首上余太宰生日詩此必非公作者何

執中余深相繼爲太宰皆在徽宗時熙甯間並未有太宰之官
葢掇輯時誤羼入他人之作耳

四年辛亥五十歲在北京韓魏公幕府

公集有奉和司徒侍中辛亥二月十五日詩又辛亥九日晚登
騎山樓詩曰登高且醉銅臺酒黃閣多年望袞章是亦在北京
陪韓魏公游宴詩也

五年壬子五十一歲九月被召赴闕判戶部勾院

九日有感詩注云壬子歲丞相登高筵上予被堂劄召赴闕公
勤勤勸飲曰自此不比幕府得縱飲矣別戶部勾院竹詩曰一

來省戸兩春暉今日飄然襆被歸案公以甲寅二月罷勾院而

詩云兩春則是壬子冬到闕即差判勾院也

六年癸丑五十二歲仍判勾院

詩集一題云予初春被病仲夏稍間勉入省局偶成詩曰東風

吹春來移病聊少休伏枕數晦朔忽忽月四周有叟肆囁嚅咄

哉我何尤背憎說休咎惟恐予疾瘳胷獨冀術勝仍欲悅予仇

叟乎汝何愚天命非爾謀胡然不知止脅諂媚貴游案公壬子

秋始赴闕甲寅二月即出省則此詩必癸丑作矣公既善韓魏

公爲貴游所嫉故小人欲擠公以媚之至無可誘則冀其疾之

不瘳其情狀最爲可笑故詩深斥之所謂子仇者必實有所指意即王呂之徒也又勾院偶書曰一坐閒窗百慮清門前寵利自營營官書旣少人喧息惟有嚴風戛竹聲可想見公恬靜自守之致

七年甲寅五十三歲改羣牧判官

八年乙卯五十四歲自請罷羣牧不許

詩集一題云甲寅二月罷戶部勾院移羣牧判官待次數月乙卯春復自請罷羣牧詩曰誰容豺虎漏讒人又遣花封退貪貧句疑有誤字漸老可無詩過日連年惟有悶償春奔波塵土非吾事

流浪江湖合此身且信濁醪存妙理一杯萬慮付洪鈞又一題云甲寅仲冬祠馬祖宿齋宮乙卯仲春十七日復以馬祭到此詩末章云顧我何能知馬政江湖自合老漁樵又有竹春攝太僕卿宿齋宮作案公在魏公幕府時雖碌碌依人而賓主氣誼相投所賦詩皆蕭然無悶若將終身及進仕于朝反抑鬱不自得憂讒畏譏亟思引去觀公之詩而以時事揆之則公之所守可知矣是年六月韓魏公薨公撰魏公遺事一卷前題羣牧判官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强某編次蓋公雖請罷羣牧未見從也公以壬子赴闕至是已四年僅自都官改職方

佐郡牧閑曹可謂淹滯矣所以然者公既爲韓魏公所重且代之草疏力爭新法至于天子知名自必爲權要所甚疾嘗序稱魏公數薦公宜在館閣未及用蓋必有尼之者被召赴闕非曰用之殆惡公之佐魏公姑以一官羈之京師耳公撰魏公遺事明斥介甫深非新法不稍顧忌其與王呂之徒格格不相入概可想見名位不進固其宜也

九年丙辰五十五歲遷三司戸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以疾卒于官

是年春公子浚明登徐鐸榜進士公撰李中師行狀言李公以

熙甯八年閏四月終卜以今年五月葬蓋丙辰春所作而曰某實佐公肇牧則尚未遷官也留序言公爲三司戸部判官祠部郎中又云魏公既薨之明年公亦以疾卒則公終于丙辰無疑而遷官亦當在是年蓋遷未久而卒也　公娶曾夫人見公所撰曾府君墓志及廣陵縣君朱氏墓志無可疑者楊夫人則稍晦孰先孰後更無明據考公集福昌縣君王氏墓志云太常少卿楊公諱某之子元崇元忠將葬母夫人以某聯姻願有銘諸壙此公婚于楊氏之證也惟公于廣陵縣君志云夫人于某爲外姑又曰某其最長女壻辭甚明白福昌縣君志則第云聯姻

又云某始見夫人于堂上環立而左右者無一有情容其爲密戚固可見然于二子之請銘也則曰某固聞其賢矣辭意若稍疎者則楊夫人未必即少卿之女也詩集有篋中得調官時楊氏所寄書慨然追感詩曰笑語無蹤莫更尋每懷平昔恨猶深況看滿幅相思字曾訴幽閨獨自心回想音容如在目不知溯淚已盈襟恨銷除是絲燈滅不比遺香苦易沈此楊夫人早沒之證也所謂調官時者遂服闋赴調之時公晚年仕稍進法當封妻室初調泗掾時楊夫人未得受封故止稱楊氏此古人質樸處賞春詩注云予近喪偶辛卯七夕悼往詩曰憶共佳人曝

繡衣餘香如昨舊歡非鵲橋雖別年年在猶勝芳魂去不歸是楊夫人當卒於辛卯之春正公官泗掾時也廣陵縣君志曰皇祐五年春曾公知吳江縣冬十一月喪其夫人朱氏夫人於某爲外姑某既哭夫人于其官舍明年窆于杭州某又得襄其終事是癸巳已婚于曾氏矣公以甲午涖浦江任邑齋偶書曰偏親垂老妻孥少蓋指曾夫人而言曾府君墓志稱曾公以治平三年卒年五十七時公年已四十五曾公僅長于公十二歲則在浦江時曾夫人之少可知反復推考公元配楊夫人繼配曾夫人似無疑義又考曾府君爲司空侍中魯國公公亮之弟固

貴族也舊譜稱公娶夫人司工氏案後世不聞有司工之族疑本因曾夫人述及曾公官階傳寫佚脫僅存司空字又譌空爲工耳　公五子不盡見于史杭州志亦祗紀三人惟尙友錄備載之曰强獻明錢塘人兄弟五人相繼登第皆至顯官獻明官終工部架閣弟浚明至尙書郎淵明至翰林學士偉明陟明歷外任皆有治績舊譜名諱悉同而次序稍異今從舊譜　公官至正郎于宋法當有任子恩澤其後諸子並貴當累贈顯官今皆無可徵舊譜稱公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未知所據俟更考

曾序稱公集四十卷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馬氏經籍考

文淵閣書目並同後遂散失今所傳者皆乾隆時所裒集三十五卷之本也曾序言公爲進士文詞已大傳于世尤工于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爲相國韓魏公所知魏公喜爲詩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魏公未嘗不歎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爲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爲屬稿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誦之及爲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士大夫則簡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如此提要云某爲大賢所嘉契其才品卓有可稱所作奏牘之文曲折疏暢切

中邦情尤為有裨世用集中諸體詩沈鬱頓挫氣格頗高在北
宋諸家中尤可別樹一幟觀所作送邵秀才序稱初為鄉試舉
首賦出四方皆傳誦之既得第恥以賦見稱乃專力六經發為
文章有舉其賦者輒頸漲面赤惡其薄已是其屏斥時好力追
古人實有毅然以著作自命者宜其根柢之深厚若此也汝詢
案公集中僅存代轉對劄子一篇論及時事提要所云奏牘之
文有裨世用者蓋即指代魏公論青苗疏而言公在魏公幕府
發疏固多公屬草而論青苗二疏之出于公尤確有明據此公
文章之大者但既屬之魏公故公不以自名集中不復編錄魏

公則以其質出于公也故安陽集亦不載交讓不居誠爲盛美然因是幾致湮沒幸魏公家傳附載二疏故尚可見其他則皆不可考矣惜哉曾序稱公文聲比字麗曲當繩墨者蓋專指集中四六文言之呂成公編宋文鑑錄公牋啓凡九篇知公此體文甚爲當時所重若代魏公論事諸疏既不列于集南豐皆未之見故序不論及耳

求益齋文集卷八終